

「民意」的瓦解

觀香港

靖海侯

2019年6月16

日，「民陣」再次發起示威遊行活動。事後，「民陣」宣稱遊行人數達200萬人，創了歷史紀錄。而香港警方表示，最高數值為33.8萬人。

那一天，所有現在已被判刑、已經潛逃、已在懊悔或已然靜默的反中亂港分子都在街上，都在電視裏，都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以為就要迎來屬於他們的「偉大勝利」。

2021年8月15日，「民陣」正式發布公告宣布「解散」。公告書中，「民陣」儘管欲以浮誇的口號、煽惑性的文字遮掩其徹底失敗的真相，但香港社會早已識懂其怯懦，識破其陰謀，預見其潰敗。

「民陣」的「民意」，「毋忘初衷」的「民陣」，在陰霾被驅散、陽光透射後，都現出了其本來的模樣，在撥亂反正中、市民覺醒後，被扔到了時代的垃圾堆裏。

8月27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向傳媒表示，法庭上周在審理一宗有關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案件時，案情披露有主腦人物付款誘使他人犯案，並利用所持媒體鼓吹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憎恨。他說：香港社會各界會清楚看到2019年的修例風波「並不是單純一些年輕人出來「發聲」，而是有一些主腦人物存心危害國家安全，實施類似「顏色革命」的有組織犯罪行為。

修例風波只是一場陰謀的實踐。

一

香港過去的「亂」，香港過去反中亂港分子的囂張，皆因這被綁架的「民意」。

1997年回歸後，香港社會總體平穩。作為一個多元社會，又因舊有的社會制度被完整繼承，缺乏一次系統調整和整體革新，眾聲喧嘩與嘈雜注定了其常態。

社會多元，政治光譜亦廣泛。「藍絲」「黃絲」，「建制派」「反對派」，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政治事件，大部分市民被加上了政治的標籤。不同的社會政治力量，通過一個個合法或非法的團體、一次次有序或無序的選舉，將市民

推搡着擠壓到政治的跑道上，逼迫着他們一次又一次作政治上的「選邊站隊」。

於是，香港政治持續升溫；於是，多元社會走向「二元對立」；於是，香港「泛政治化」，墮入了政治泥沼的深處。

當政治過熱，包容在香港便成為稀缺的品質，成為反對派眼中最大的「政治不正確」，那些「民主、自由、人權」曾經無比鮮亮的口號和理念，全部被異質，注入了反中亂港的基因，成為香港反對派刺破香港繁榮穩定的「兇器」。

民主變了質。基本法規定的循序漸進的民主進程被反對派視為障礙，他們開始不顧歷史、不顧港情地提出了更激進、極端的主張。他們無視香港回歸後實質性的民主進步，反而污蔑這種進步為倒退，用不停的挑戰和挑釁，釋放出社會和人性中「惡」的一面。於是，香港已經取得的民主進步被消解，將要發生的民主進步被壓制，2015年走向普選的政改方案被「夭折」。

香港反對派過去想要的「民主」，已經不是民主，而是「民怨」。

自由變了質。在國際組織所有有關「自由」的地區排名中，回歸後的香港都名列前茅。而在香港反對派所有有關「香港自由度」的評價中，香港都代表了「落後」的一派。一年發起萬餘場遊行，他們說沒有示威自由；政團社團野蠻生長，他們說沒有結社自由；當《蘋果日報》天天發表反中亂港文章時，他們說沒有新聞自由；2014年非法「佔中」後，他們又喊出「違法違義」的口號，要徹底打掉自由最後的底線。乃至2019年修例風波，他們打砸縱火傷人，嘴裏喊的還是「自由」。

香港反對派過去想要的「自由」，已經不是自由，而是「自決」。

人權變了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載：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而生之歧視。而撥亂反正前世人所看到的是，內地人因說普通話被反對派打壓歧視，建制派因政見主張被反對派打壓抹黑，「香港人」被他們踢出「中國人」的內涵，「本土」在一個國

際大都會裏竟成為他們主張「不平等」的理由。

香港反對派過去想要的「人權」，已經不是人權，而是「奪權」。

他們將真實的意圖放在陰暗處，將鮮亮的幌子置於最前端，用所掌握的媒體工具和輿論手段長年累月地煽惑市民、誘導市民，刻意營造出一種荒謬的「危機感」、不實的「壓迫感」、虛偽的「神聖感」，以此塑造社會認知、製造社會撕裂、營造中央和特區所謂的緊張關係。

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恰恰是他們的作品，把民眾裹挾進來恰恰源於他們的威逼利誘，讓社會二元對立恰恰是他們的手段和目的。修例風波以來，上萬人因參與非法活動被捕，其中近四成是在讀學生，恰恰是市民被他們綁上戰車、被他們綁架的惡果。

「民意」在哪裏？在他們嘴上，在他們所掌控的反中亂港媒體上，只在他們實踐的各種陽謀和陰謀中。

三

反對派煽惑民眾，亦直接製造「民意」。中聯辦前副主任楊健在今年7月出版的新書《風雨香江情與思》中，用一篇《民調的「玩法」》的文章剖解了相關問題：香港反對派民調機構，通過「操控樣本」「自創標準」「偷換概念」「改變方式」「暗置傾向」「調整權重」等手法，放大了他們想要的「民意」，呈現了他們想像的「民意」，不科學、不負責、不真實、不足為信。

在直接製造「民意」上，反對派的手法還有很多：

- 1、利用在特區政府、立法會等政權機構中的位置，代表「民意」；
- 2、利用所掌控的傳統保障和網絡媒體資源，渲染「民意」；
- 3、利用其所培植的輿論領袖KOL和網絡寫手，鼓吹「民意」；
- 4、利用西方反華勢力及其反華政客活動及言辭，歪曲「民意」。

用被設計的「民調」鋪墊反中亂港活動，用被包裝的「民意」動員反中亂港活動，再用被製造的「民情」施行反中亂港活動，一個個的事實與真相就在他們的大言炎炎中被漠視、被掩蓋、被絞殺，讓香

港更顯得波詭雲譎了。

香港社會過往的一切亂象與亂局，都與此有關，都因此發展。

當社會和市民被「代表」，選舉以及管治都被置於這巨大的謊言之上，失去了真實性與權威性，陷入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於是，世人才看到了反中亂港分子的登堂入室，看到了反中亂港活動的肆意橫行，看到了他們對特首的不恭、對法庭的不屑、對香港固有的憲制秩序和維護國家安全責任的不以為然。

四

當真相決定上場的時候，虛假只會步步怯退。

2020年6月，中央履行全面管治權，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就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立法消息一經傳至香港，香港反對派的政治版圖就已經出現裂痕，顯出要崩潰的跡象。而在香港國安法生效的前一天，許多反中亂港組織宣布解散，許多反中亂港頭目宣布退休。

自香港國安法頒布實行，香港在中央支持下有力撥亂反正，選舉制度亦得以完善，補上了漏洞和短板，香港的形勢、情勢、趨勢已然明朗。《蘋果日報》猝然停刊，教協一夜崩壞，「民陣」終於解散，「支聯會」也隨之一同走進了歷史的角落。

香港一年巨變所呈現的，不僅是香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不僅是撥亂反正、由治及興，更是社會政治生態的淨化、社會輿論環境的改良、社會發展方向的明朗，更是一種久違了的「安靜」與「協同」。

市民會突然發現：香港電台的節目由極端走向持平了，反對派KOL的聲音微弱了，那些一直用數字踐踏特區政府的民調機構「低調且慵懶」了。他們所謂的「民意」的聲音已經降噪，正在消失了。

一種「民意」在黯淡，一種民意已彰顯。邪不壓正，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繁榮穩定的「民意」終於露出其作為主流、主線的本來面目，把反中亂港分子所宣稱的「民意」擠出了香港社會的舞台。

市民才突然發現：民意原來在自己心裏，不在反對派的嘴上；民意原來在有序的社會生活中，不在《蘋果日報》的版面

裏；民意原來在守法的大多數人一邊，不在違法的少部分人一邊；民意不在西方政客和媒體的說教裏，不在佩洛西那暴力肆虐的「美麗的風景線」裏，只在發展的信心和希望裏、在2047年的光明前景裏。

市民曾經被綁架的「民意」，不過是反中亂港分子注入香港社會的一劑「毒素」，挾持市民「心靈」和特區政府施政的一道枷鎖。

五

這亦是歷史的教訓。

長久以來，香港社會一直被反對派編織的「民意」挾持，特區政府施政一直被反對派推出的「民意」掣肘。8月17日，特首林鄭月娥說：過去兩年多，經過「黑暴」和國安法，整個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課，包括特區政府和她本人。這「很深刻的一課」，理應包括面對「民意」的教訓總結和實踐反思。

9月19日，香港即將迎來選舉制度完善後的第一場選舉，選出新一屆1500人的選委會。

面對這次選舉，以及面對後面的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乃至後面許多年的一場場選舉，如何以此集納真正的民意、彰顯真正的民意，並以此排除虛假的民意，都需要確立全新的認識論：

代表民意，而不是讓民意被代表；把握民意，而不是讓民意被綁架；呼應民意，而不是讓民意被煽惑；使民意推動社會發展，而不是推動社會撕裂；不畏浮雲遮望眼，重視民意而有判斷力，徹底終結原來那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認知，逡巡不前、瞻前顧後的狀態，讓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怪圈，從容應對一切可能面對的挑戰和局面。

並以此卸下選舉參與度和代表性的包袱，把推動香港的發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真抓實幹、敢於擔當開創的發展新篇，證明民主選舉的質量，托舉起那些嚮往「國安家好」的真正民意；以實績與實效，再厚植之、凝聚之、壯大之，全面夯實香港的社會政治基礎。

而這，也將決定香港民意的最終走向。

註：原文刊於「靖海侯」微信公眾號

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政情觀察

楊堅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上周率領中央宣講團蒞臨香港，向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高級公務員、立法會全體議員等等講解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尤其是分析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的地位，展示香港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機遇。整個活動引起香港社會的高度關注。

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首次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大樓，與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交流國家和香港大政方針。之前，香港中聯辦負責人曾到訪立法會，但遭受「拒中抗共」政治團體立法會議員杯葛。此次全體議員與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人濟濟一堂，是香港國安法施行後的新政治氣象。

加快與大灣區其他城對接

中央派宣講團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宣講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反映推動香港融入發展大局不僅必要而且緊迫。必要，是因為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推動下加速演變，香港唯有依靠國家才能對應全球經濟政治風雲變幻。

一方面，香港社會各界不應對美國全面遏制中國、在科技和金融領域必將與中國脫鉤持不切實際的幻想。特區必須做好萬全準備，例如一旦美方逼港幣與美元脫鉤，就要制訂並適時實施港幣與人民幣掛鈎的方案。

特區必須將發展香港國際創科中心的主要依托，從美英等西方主要國家，轉向加快加強與內地合作，仿效內地，提倡自力更生。必須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經濟各領域全面拓展和發展，與華資一起適時填補美資及其他西方國家資本撤走留下的空缺。必須把參與「一帶一路」同拓展香港與非西方國家經濟聯繫相結合，為香港國際化增添新元素。而這一切，必須置於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長遠目標的宏大背景中去實踐。

按照中央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產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態環境優美的

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由於疫情阻礙，也由於香港方面缺乏緊迫感，規則基本對接的進展明顯遲滯。從這一角度看，中央宣講團是給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敲警鐘。

中央宣講團分析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期間的發展機遇，各界應當思考如何進一步做好工作。

特區發展欠缺中長期規劃

從國家「十一五」規劃起，香港納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但是，至今一直是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踐意義。表現在香港沒有把列入國家規劃的原則性意見轉化為本地具體規劃，也就談不上付諸實踐。

「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但是，「十四五」開局已過半年，香港似乎未見相應的行動部署，也沒有看到相關部門開始着手有關規劃。

特區政府架構基本沿襲九七前港英政府，不設負責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政策局。香港有土地規劃，有城市發展尤其新市鎮規劃，也有其他一些領域的發展規劃，但是，對經濟發展迄未完全擺脫積極不干涉主義。特區第四屆政府開始制定香港貧窮線，卻一直沒有以其為政府扶貧政策的目標。對於解決住房、醫療和養老等等香港全體居民高度關切的問題，至今也缺乏一個全面性規劃。但不論什麼情況，都應盡快制定香港與國家「十四五」規劃配套的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有一種誤解，稱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宜制定中長期規劃。其實，當今世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不乏制定中長期規劃的成例。香港既有制度必須與時俱進，否則香港將在國家發展中掉隊。

資深評論員

融入國家戰略 香港要有緊迫感

議論風生



葉建明

全國政協港澳僑界別委員亦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廣東進行為期四天的視察。

國家「十四五」規劃的一大重頭戲，是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政協四天視察，主要了解大灣區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情況，重點是看粵港澳合作三大區域橫琴、南沙與前海的發展情況。通過實地考察和當地政府部門及有關專家的介紹，幾天視察下來最大的感受是，大灣區發展正在進入快車道，廣東方面密鑼緊鼓，澳門加緊融合，香港也有一定成效。但是相對同樣是特區的澳門，香港在更廣泛與深度融入國家戰略上有一定差距，需要有緊迫感。

香港發展進度「有一定差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韓正4月在廣州主持召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上特別提出，要紮實推進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得新的更大進展。對此，廣東方面不負國家重托，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為服務港澳長期保持繁榮穩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了大量基礎性工作，竭力為港澳開拓發展空間。

在協同港澳推進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上，廣東舉全省之力，以「中央要求、灣區所向、港澳所需、廣東所能」的思路，推進了一批標誌性合作項目，將重大平台作為對粵港澳合作的承載與支撐。這其中包括政協委員視察的三大重點合作平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從當前效果來看，這些平台在深化粵港澳產業合作、校際合作，規則銜接、科技協同、民生融合等方面發揮了先行先試的作用，為大灣區深度合作和構建開放型新體制提供了經驗，有助於大灣區建設向縱深推進。

珠澳合作的橫琴模式一直為香港所羨慕。考察中我注意到，傳說中的「橫琴奇跡」，絕不只是劃一塊區域、修幾條道路、建幾個園區這樣簡單，而

是一場真正的體制機制上的變革，是發展理念的創新。目前橫琴科技創新、特色金融、醫療健康、文旅會展、跨境商貿、專業服務等六大領域合作，已全面開花。超過4300家的澳資企業入駐橫琴，拉動澳門外部需求，激活內部需求，不僅提升了澳資企業發展信心和抗風險能力，增強小微企業發展韌性，同時對於促進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產生了重要意義。

在南沙，在前海，已有港資企業與高校落戶。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建設可以給香港企校提供借鑒。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來獲批的首個具有法人資格的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機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項目相當高效，從2020年11月打下第一根樁到2022年3月底交付，項目總工期只有17個月。明年9月港科大廣州校區就將招生。學校校區位於廣州唯一副中心南沙，面積約1.13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科技大學本部的兩倍，大大拓展了港科大育人與科研的校園空間。而且這裏有着極為優越的交通條件——規劃國鐵、城際、地鐵等軌道交通6條，高快速路3條，到深圳21分鐘，到香港也只需要35分鐘。

「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

無論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還是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中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無一不是詮釋着大灣區為港澳發展提供機遇、拓展空間的故事。畢竟，廣東經濟總量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排名第一，與俄羅斯經濟總量相當，與亞洲發達國家韓國去年GDP總值僅相差0.03萬億美元，完全有條件在「一國兩制」條件下，實現「9+1+1」遠遠大於11的目標。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說，全球發展的最大機遇在中國，香港發展的最大機遇在內地。我們大灣區的所見所聞，見證了這一結論。

但是，有機遇必須抓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廣東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潮流中不聚為弄潮兒；澳門更是善用國家政策支持，努力開創新未來；香港也需要順應潮流，充分利用機遇。必須謹記駱惠寧主任的提醒，「市場經濟，競爭激烈，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唯有做好今天，才能贏得明天。」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